



微證書興起

# 疫情下帶給澳洲政府的高教衝擊

**新**冠疫情左右全球政治、經濟發展，高等教育當然也不例外。其中，「微證書」(Micro-credentials) 在澳洲興起，是相當值得注意的變化。

教育是澳洲第三大的出口產業，僅次於煤炭、鐵礦砂。二〇一九年，澳洲有三萬四千兩百六十名國際留學生抵達澳洲攻讀高教學位，但二〇二〇年五月，因新冠疫情肆虐全球，當年只有四十名。

而由二〇一三~二〇一八年，國際教育產業為澳洲高教帶來每年四十二億到八十八億澳幣(約新臺幣八百六十六億到一千八百億元)的收入，隨著未來兩年國際留學生的流失，澳洲高教預估面臨高達一百六十億澳幣(約新臺幣三千三百億元)的短收。

根據澳洲媒體報導，不少澳洲大學的經營已經岌岌可危，必須裁員、減薪甚至出售物業來度過疫情帶來的嚴峻考驗。

事實上，很多大學超過一半的收入都來自國際學生的學費。沒有國際留學生，竟然使得澳洲頂尖大學的研究也無以為繼。

為此，澳洲聯邦教育部長泰翰(Dan Tehan)成



圖片提供：Shutterstock

立一個由頂尖大學校長組成的研究工作小組，首要任務是讓大學克服收入損失帶來的直接打擊。這些頂尖大學校長們提出的解方，包括扮演國家科研的領頭羊、與企業建立一對一合作關係、將大學視為社會服務的一環、多元課程的形式和招生對象等等。然而，其中最受矚目的，卻是泰翰去年宣布，澳洲要全力推動的高等教育「微證書」。

### 美國教育組織發起，開啓「微證書年」

其實，最先提出「微證書」的，是美國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共同成立的非營利組織 EdX（大規模開放線上課程平台），它成立的二〇一七年，甚至被稱為「微證書年」。

以 EdX 提供的供應鏈管理專業的微碩士證書為例，課程內容設計大致與麻省理工學院的碩士課程相同，不過只有三〇％課程量，這就是「微證書」的由來。

當時，麻省理工學院推出的理由有三：一是嘗試創新，開闢新的收入來源。二是當成完整研究所課程的廣宣活動。三是接觸新的招生對象，特別是針對國際學生。

後來，其他知名大學陸續投入，理由也不外乎此。

鏡頭轉回澳洲。澳洲政府決定投入四百三十萬澳幣（約新臺幣八千八百七十萬元）開發國家級的「微證書」線上課程。現有至少五十四家教育機構，提供三百四十四個短期線上課程，將被整合為一站式服務平台，以便學生或求職者能更好、更快地選擇適合自己需求的課程，取得求職、晉升所需要的技能。

泰翰表示，這項為期六個月的「微證書」線上課程，主要鼓勵因為新冠疫情失業的民眾，提前部署就業技能，以利填補疫情過後，國家經濟復甦期間的技術人力短缺。

## 線上課程可貸款，亦催生獨角獸企業

澳洲聯邦政府推動「微證書」的另一個特色是，只要是取得認證的線上課程，學生便可使用澳洲政府提供的高等教育資助計畫貸款（HECS-HELP）來支付。

另外，泰翰也宣布一系列針對高等教育的紓困減免措施，確保澳洲大學在使用政府資金時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具靈活性。

當然，大學在受益的同時，必須降低部分課程的費用作為合理回報。因此微證書課程的主要特徵，是學費比大學學費更低，每門課程的費用一千兩百五十~兩千五百澳幣（約新臺幣兩萬五千~五萬一千元）不等。

澳洲聯邦政府並計畫迅速採取行動，將高等教育「微證書」確立為公認資格，成為澳洲教育系統的長期計畫之一。

微證書這項設計，不只為教育產業注入活水，也有望催生一批深耕線上課程的獨角獸企業，一舉數得。

以澳洲最負盛名的線上課程平台 Open Learning



圖片提供：Shutterstock

為例，已與全球一百四十三家教育機構合作，為全球兩百六十萬學習者提供四千個線上課程。與之合作的包括澳洲線上學習大學、新南威爾斯大學、雪梨科技大學、紐卡斯爾大學、西雪梨大學、澳洲天主教大學等等。

另外，還有 Compass Education、IDP Education、Redhill Education、3P Learning、Kaplan Education 等線上課程平台。線上課程平台包含課程內容、學



習成效、線上測驗、成績評定、學分認證等複雜的設計和管理，既要高教機構的專業和經驗，也要科技公司的技術和創新，才能相輔相成。

不論微證書或其他來自線上課程的認證，如果是以就業為目的，關鍵仍在於能否得到未來雇主的認可。微證書其實是一種能力證明書，從這個角度看，也面臨來自四面八方的競爭。

### Google 也開課程、發證書

為了解決學用落差、對準求職市場，Google 今年二月就推出職業認證計畫 (Google Career



圖片提供：Shutterstock

Certificates) ，學生投入六個月在家完成線上課程，取得對 Google 招聘團隊來說，「等同於大學學歷的認證」。但每月學費只要四十九美元，完成課程不

到新臺幣一萬元。美國科技媒體《Inc》雜誌稱之為「Google 破壞大學學位計畫」。

Google 全球事務高級副總裁沃克 (Kent Walker) 表示，「職業認證」計畫是幫助美國疫後經濟復甦的一部份。講師由 Google 內部人員及 Google 從不同大學邀請的學者擔任，課程有指定閱讀教材、課後作業和測驗。課程結束後，若通過測驗，會取得一張可以在求職社群網站 LinkedIn 分享的證書。

Google 不僅開課程、發證書，還組織沃爾瑪、英特爾、美國銀行等美國五十多家大企業，一起招募拿到 Google 虛擬學位的學生。根據過去經驗，八二%參加過 Google 虛擬學位的學生，在課程結束後的六個月內取得滿意的工作。

未來，也許學生不想獲得 MBA 學位，但想要一張在市場分析領域的微證書。

新冠疫情對於澳洲高教甚至全球高教的影響，表面來看是收入短缺，但深層來看，還是高教形式和內涵的思考：高教存在的目的是什麼？形式又有哪些可能？既微證書之後，還會出現哪些創新的機制？可以確定的是，這只是更多變化的起點，而不是終點。